

朱英度：在砖瓦上“雕花”的人

周燕波/文 陈科峰/摄

鄞州区灰雕老艺人朱英度，最近带着他的几名徒弟走进位于宁波市中心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庆安会馆，他们要在那里开展一段时间的古建筑灰雕修复工作。

学画未果，回乡学手艺

1946年，朱英度出生于鄞州咸祥一个书香家庭。爷爷朱浩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读书人，曾当过教书先生、医生。朱英度幼时聪明好学，尤其在绘画上表现出天赋，爷爷对他格外疼爱，除了教他读书识字外，还请著名画师朱良骥教他中国画。因爷爷跟塘溪镇沙村的书法泰斗孟海是至交，故朱英度的绘画特长也引起了沙老的注意。在沙老的引荐下，朱英度初中毕业后赴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院前身）附中学习。可仅仅上了一年学，“文革”开始了，朱英度被迫退学，返乡务农。一条本该引他走向艺术的道路，硬生生地被拦腰截断。

在农村种田的日子非常苦，朱英度的腿脚常因水田蚂蟥叮咬而溃烂。迫不得已，家里人希望他学一门手艺谋生。好在朱英度有绘画才艺，常常被附近的漆匠请去在床柜、衣橱等家具上描画。描画空隙，他帮漆匠师傅刷漆，时间一长，也学会了油漆，因此他当过一段时期的油漆匠。

邂逅大师，结缘灰雕

朱英度说，他与灰雕结缘是在



从《庄子》的寓言中窥见逍遥之境

顾玮 吴央央

一个有味道的开篇

主讲人名片

孙敏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试论孔尚任〈曲珠〉说与〈桃花扇〉之中心意象结构法》《诗意·诗心》《作为中国文士心灵史象征的黛玉形象》《儒道互补历史原因管窥》《律动与辉光——中国古代文学结构生成背景与个案研究》等。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31岁那年。“文革”结束了，宁波不少被破坏或年久失修的寺庙以及寺内佛像需要修建。朱英度初中的班主任杜老师正好在天童寺负责这块工作，杜老师推荐他去试试绘画。在那里，朱英度遇到了时任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工艺美术大师曹厚德。爱才的曹厚德看朱英度既有绘画特长，又吃苦耐劳，便无私地向他传授泥塑、彩绘等工艺。

在此期间，朱英度还遇上了一位从杭州园林局请来的灰雕工艺大师朱贵法。正是他引领朱英度走上了灰雕之路。

“巧的是，他也是阿拉咸祥人，还跟我是本家。”朱英度说。在接触中，朱贵法也发现了朱英度扎实的绘画基本功，且悟性很高，认为他是学灰雕的一块好料，愿意收他为徒。也许是因为有同乡、同族这层关系，朱贵法对朱英度格外器重，把多年积累的灰雕技艺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

朱英度感慨地说，小时候曾经有过当画家的梦想，读中学时曾想过当个美术老师，就是没想到自己大半辈子会跟灰雕联系在一起，最终成了一名在青砖黛瓦上“雕花绣草”的灰雕匠人。

40余年练成一手绝活

干灰雕绝对是件苦差事，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是灰雕艺人的生活常态。而且做灰雕经常要攀登楼宇屋顶，在高高的脚手架、梯子上爬上爬下，具有一定危险性。朱英度说，在屋顶上，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蹲伏在瓦楞间，许多时候还得单腿跪着干活，几个小时干下来，累得腰酸腿麻，眼冒金星。“最难熬的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头顶，人晒得像黑炭，衣服被汗水浸得像从河里捞上来一样。”朱英度



朱英度(中)正在指导徒弟

介绍，做灰雕还要“看天吃饭”，天气热时，灰泥干得快，灰雕塑形必须在灰泥干硬之前一气呵成，否则调配好的灰泥就作废了。因此，他经常是到了中午也不敢歇工吃午饭。而且还不准多喝水，免得了上厕所，爬上爬下浪费时间。

年复一年，朱英度的灰雕技艺日益精进，名气也越来越大。宁波及周边地区大大小小的庙宇、古建及景区园林的亭台楼阁留下了他的灰雕手迹。天童寺、阿育王寺、普陀寺等著名庙宇及天一阁影壁、镇海九老壁等建筑物上的灰雕，均凝结着他的心血。腾云驾雾的祥龙、威风凛凛的雄狮、栩栩如生的虫鸟、婀娜多姿的花草……这些灰雕构图大气而精巧，图案花纹精美细腻，人物及动物惟妙惟肖。

在40多年的灰雕生涯中，朱英度已记不清究竟做过多少件灰雕作品。不过，其中有几件堪称“代表作”，令他难忘。比如2013年，他在北仑新碶老街的艺术长廊墙壁上塑制了一组大型灰雕作品《新碶老街风情录》。这原本是北仑籍连环画大师贺友直为家乡创作的水墨线描组画，朱英度以灰雕的手法把贺老的作品活灵活现地“搬”到了



朱英度正在做灰雕

两堵长墙上，成为当地一处知名文化景观。“当时贺老只信得过我的手艺，故这项灰雕工程全靠我一人完成，前后花了将近半年时间。事后贺老非常满意，赠我书和画册，还跟我合影留念。”朱英度自豪地说。

古稀之年仍在坚守与传承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朱英度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古稀老人。按理说这样的年纪早已不适宜做灰雕这种辛苦活了，可74岁的朱英度自感身体还硬朗，至今仍在各处古建筑、园林中亲自做灰雕。“做惯了，歇下来反而要生病。”老人幽默地说。不过，他也承认这几年攀爬屋顶已有害怕的感觉。“岁月不饶人啊！”他无奈地摇摇头。

自从2013年被评为灰雕非遗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之后，朱英度感到身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目前经常跟随朱英度做灰雕工艺的有6名徒弟，年龄最大的已经

50多岁了。按理说，这样的徒弟可以接他班了，然而，朱英度并不乐观。“学灰雕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但往往学美术的人嫌辛苦不愿意学灰雕，肯吃苦的人又缺少美术细胞，所以他们虽然从业好多年，可还停留在‘依样画葫芦’的水平，这也是导致目前灰雕传承困难的原因之一。”朱英度说。

曾经有奉化的一名小学美术教师对灰雕感兴趣，想跟朱英度学艺。“我听说他是学美术专业的，当然乐意，结果因为受不了风吹日晒的苦，跟我学了一个多月，他就放弃了。”朱英度遗憾地说。

为了不让灰雕这门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多年来，朱英度在市、区非遗保护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开展灰雕的传承、推广工作。除了参加各类非遗展示展演活动，他还在鄞州非遗馆常年设有灰雕展示摊位，定期向市民、游客展示灰雕技艺，指导大家体验这门古老的手艺。近几年，他还担任了鄞州区东南小学、惠风书院以及海曙区冯家小学、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的灰雕专业老师。

朱英度透露，邱隘一名12岁的小学生对灰雕很感兴趣，每个周末到鄞州非遗馆来跟他学。“已经坚持一年多，看她喜欢学，我也不收学费了，愿意一直教下去。”朱英度露出欣慰的笑意。

链接

灰雕，也叫灰塑，是浙东地区的一项民间手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多用于祠堂、庙宇、寺观、邸宅等建筑。用糊灰（一种贝壳烧制的灰浆）配以米粉、骨胶、麻筋等原料调配而成灰泥，在墙头、屋脊、影壁等处塑制花纹、人物、山水等图案。明清至民国期间，灰雕工艺繁荣，灰雕装饰成为新建宅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09年，灰雕被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名录。

(周燕波 整理)

一个永恒的主题

《庄子·逍遥游》还呈现了文学乃至人生的一个永恒主题——“在路上”。庄子告诉我们：寓言中的主体“你、我、他”正在路上；在路上发生着时空与质性的迁化。

“逍遥”，作为动词，意为行走；也用以描述步态，有徜徉、从容行走的意思。而“游”，并非一个始终轻松自在的过程，人们经过挣扎、呛水和千锤百炼，才有掌握水性以后的从容横渡。“从行走逍遥游，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孙敏强教授认为，“逍遥游”包含双重意味：第一是在路上，我

一个纯粹的瞬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孙敏强教授热烈赞颂《庄子·秋水》描述的濠梁之上的这一刻是一个纯粹的瞬间。“这一刻，可与庄子的蝴蝶之梦相媲美。”在濠梁之

样，每个人都能把自己放进文字中去，《逍遥游》的开篇指向的是“你、我、他”。“你、我、他”来到天地之间，历经“迁”和“化”。从“迁”的角度讲，生命一路延伸，呈现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迁徙和超越；从“化”的角度讲，“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我们日日在化，日日在升华。

在孙敏强教授看来，庄子的“逍遥游”境界，是以其哲人的宇宙观为根基的，是以其诗心慧眼观照中的无限时空为背景的。“宇宙”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庄子》，宇宙是我们对天地万物和经验领域的统称。在《庄子》中，提到“宇宙”的地方有四处。其中，

们首先得是行者；第二才是从容自由地行走。我们现正遨游于世，在大地上留下我们的雪泥鸿爪。孙教授进一步阐释说，庄子“在路上”的迁化，呈现着两个层面的意义：“迁”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化”是关于生命质、人生境界的。由北冥到南冥，是生命的跃迁与飞翔。“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那横绝宇宙的飞翔，展现的是怎样一个美丽优雅的过程啊。“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

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孙敏强教授指出，“而后”与“乃今”几乎同义，而庄子在这里竟不嫌词多，连用两个“而后乃今”。那是因为在，伴随这一时刻的，是“化”，是顿悟，是别开生面，是焕然一新的“我”。也许，一个人千万次的搏击，很多年的含辛茹苦，就是为了这一刻！这样的“迁”和“化”，合成了庄子的“逍遥游”境界。

庄子是思想巨子和语言大师，《庄子》里的诸多寓言故事，像百变魔方，亦如折射着智慧之光的奇妙三棱镜，读者借此可感知和把握哲人丰富的思想因子、情思色彩和多重视角。孙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以《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这则寓言详加说明：“这里，

有经千锤百炼而至游刃有余自由境界的过程（从“所见无非全牛”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再到“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有臻于最高境界之后，神乎其技的状态（“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有从从容应对人生困境、问题和挑战的自信（“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甚至，庖丁于小小细节中体现着充分享受自己工作的敬业精神（“善刀而藏之”）。

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外”即是忘，忘己，忘天下，忘物，忘生死，便能“朝彻”“见独”。在这样的纯粹瞬间，物我两忘，无生无死，无喜无忧。

当庄周梦蝶之时，庄子与蝴蝶（“我”与物）、醒与梦、形与神、生与死的分野，一切互通为

象中，有一种深沉广阔的宇宙意识和人生情怀。”他还说，庄子发明了许多至今新鲜甚至以称之为永恒的词汇，如宇宙、寓言、造化、成功、江湖、逍遥游、无何有之乡、君子之交淡如水等。

毋庸置疑，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与当时西方的古希腊，同处于文明史上开拓和奠基的重要时期。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

出，公元前8世纪至3世纪，世界文明进入了一个文化学术异彩纷呈、硕果累累的特殊时期，东西方文明群星璀璨、交相辉映，奠定了各自的文化性格、格局与框架，也确立了发展方向、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观。基于此，孙敏强教授强调说：“庄子《逍遥游》呈现和预示的，不正是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有意义的辉煌开篇？这个开篇是如此气势不凡，前程远大。”

孙敏强教授说，在兵燹连年、哀鸿遍野的战国时代，书写一个关于屠羊的故事，这有几分无奈，亦有几分直面的勇气。“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能将鲜血淋漓的屠宰转换为合乎乐舞旋律与姿势的精彩表演，从中寻找出诗意，所谓“自适其适，无往而不适”，这也许就是庄子所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的意思之所在吧。庖丁解牛的过程伴随着《经首》《桑林》这些圣君的庙堂之乐，从这则寓言中，可以解读出庄子对尧、汤等圣君沉郁深刻的反讽。而这，便是逍遥游的背景。

一，归于天均。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由此，庄子在诗思意境中飞跃，超越了生死和大忧患，找到了灵魂安顿的家园。孙敏强教授总结道：“这也正是蝴蝶之梦所昭示的大化境界。在这个瞬间，‘我’处于最佳的审美状态，‘我’与对象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样的瞬间，便是逍遥游。”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